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該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

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思

思慮　明睿　附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順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曰所說大槩有苦志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處時有之本註云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欲知得自生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事心恍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之分病之來聖

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illegible]書學原於思伊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思曰睿思慮之後睿自然生[illegible]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通微若於一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者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可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之遠而不循序漸進則營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勞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遇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寒東面一人來不遮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蓋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

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明道說存則邪自閑矣程子有主則虛一章已述二卷敬門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伊川敬存於執事革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元本四卷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人不止於事只是攬在四凶自應竄殛舜何與焉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伊川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元本係四卷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伊川蘇氏憲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元本係十卷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

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濂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元本係二卷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致知　力行　見前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伊川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行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覬倖堯學他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義意之事欲議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強以為忠信其能久乎勉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伊川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伊川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理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橫渠性者人心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造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是而實不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窮理　格物　明理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伊川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尹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若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伊川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矣）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來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來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伊川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矣）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

覺處伊川曰積習既多然後豁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二冊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能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精粗則覺萬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体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將乎哉者蓋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難得於人言亦未必信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大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知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會疑　知疑　釋疑

學者先要會疑伊川朱子曰言始讀未知有疑其次番後疑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不知疑者只是不便著作

既實作則須看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横渠心本二卷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不曾實用功也

義理有疑則屏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横渠

讀書看疑　觀文求義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並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横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忘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嘿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不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學進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焞初

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顧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伊川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讀書者當觀施爲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與聖人之意見矣伊川一句而求則察之審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解經

遠之深之 監本要文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路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乎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邪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伊川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監要處不可不同耳監要謂綱領也

六經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瀚年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

各自方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伊川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如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得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大學　語孟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伊川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尤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中庸之歸極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伊川甚生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己終身儘多也伊川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伊川不治而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伊川論語孟子極聖賢之蘊蘊為斯道之統會蘊用恭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

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傳何益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覺是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仍剩只有此二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伊川外書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孟子五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伊川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誦詩讀論語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史記曰孔子讀詩書之意蓋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召南召南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朱子曰為治學也周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

不可行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伊川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詩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誦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浩浩大皆是此意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人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着意自足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點掇猶沾綴指點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明道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不以文害辭文立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

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明道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橫渠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是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橫渠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書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明道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橫渠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看得

中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不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明道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横渠

易傳序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以言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千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
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者器之象器者尚其象占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
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
象與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象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
乎人焉文集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問學中嘗參今人中子或問

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瓘宇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易此道伊川曰凡說經義知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伊川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蓋好高求約之病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伊川易傳夬卦九二象傳方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推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

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伊川乾下艮上爲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伊川震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二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慊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伊川遺書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

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伊川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伊川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旣濟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爲易也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伊川外書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瓦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伊川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解見異端類

周禮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

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橫渠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橫渠語錄

中庸春秋　詩書春秋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爲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不易以言盡也詩書載道之文春

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伊川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則道而播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伊川

春秋 傳序

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為之制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播植佃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以大聖之資豈不能一日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稽繼而始興耶而已。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

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請夢家自有制度蓋亟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疑待乎百世之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本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廢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嚴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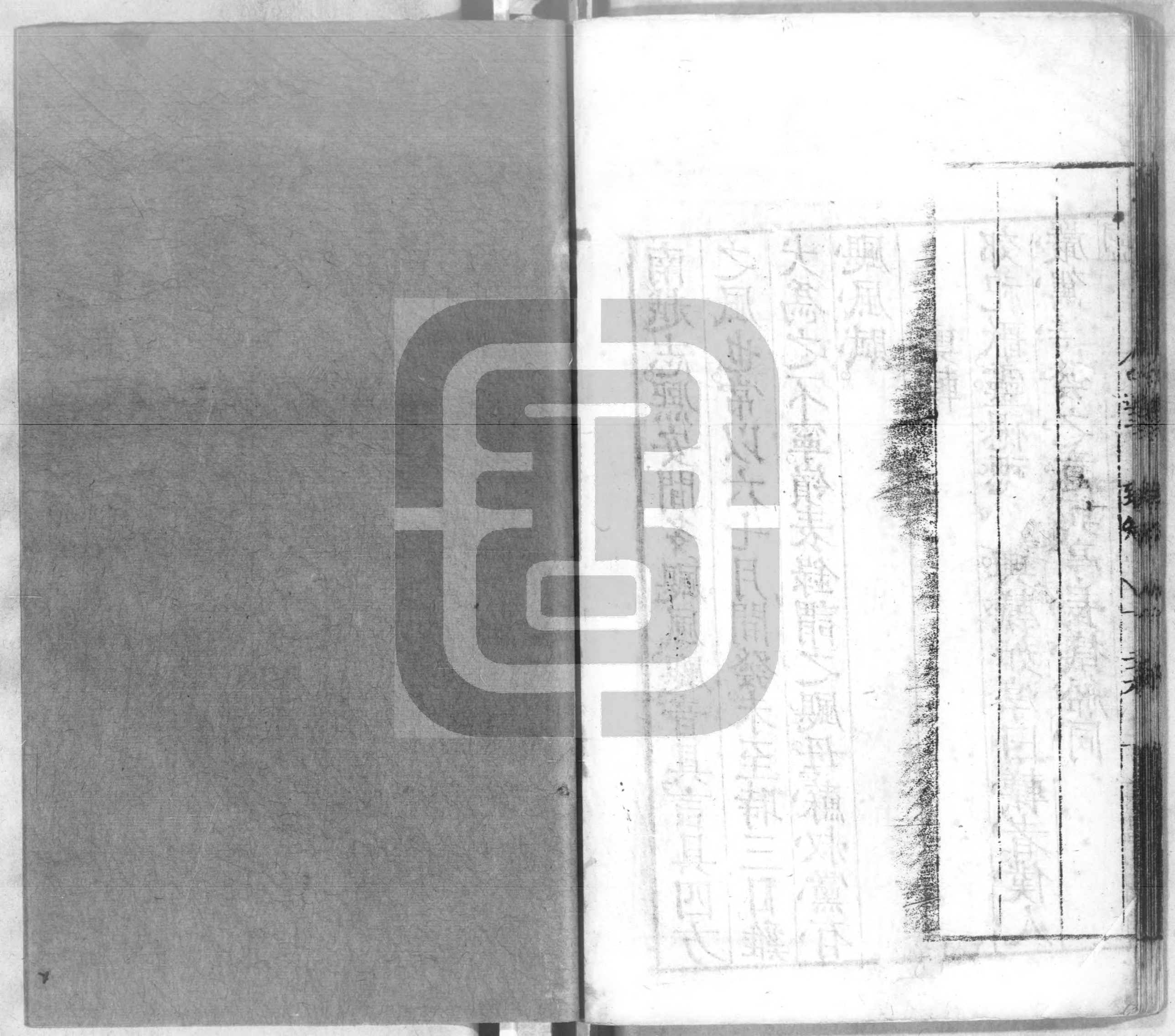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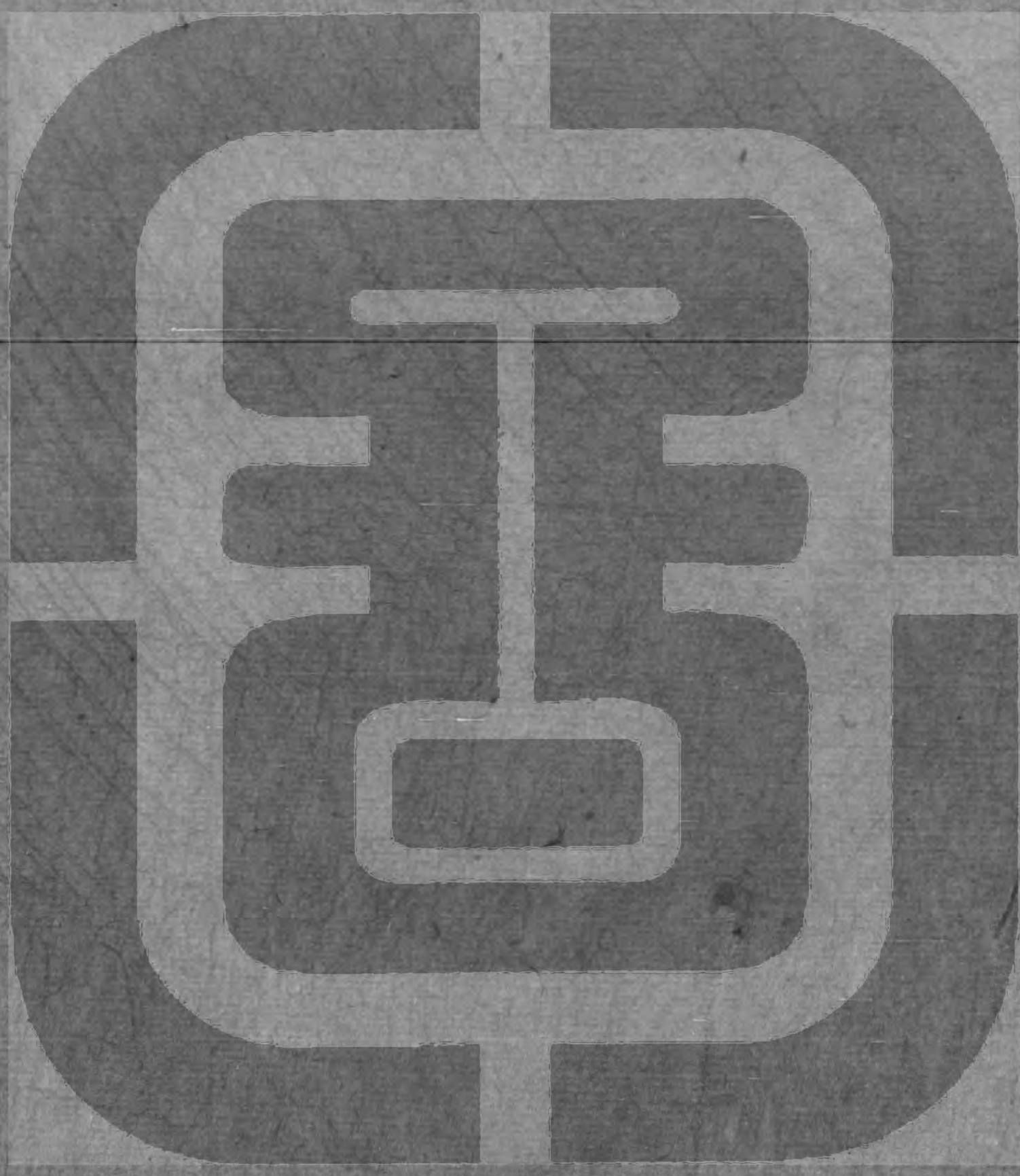
其作春秋善者則誅之惡者則賞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宜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歟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為此爾○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之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與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千餘年矣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伊川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爲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爲要春秋傳爲按經爲斷並伊川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橫渠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端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讀史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伊川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

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爲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方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伊川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伊川機謂治忽二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儿動於幾微者

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